

散文

送你一朵山丹花

●杜琳琳

在草原上，最红最美的花是山丹花。

小时候，我们总喜欢跟在大伯身后，帮他采来朵朵美丽的山丹花。如今，他虽早已年过花甲，但依旧会在草原最美的季节，坐在红艳艳的花丛中，向孩子们讲述那段刻进灵魂褶皱里的记忆……

大伯是土生土长的牧区孩子，那时，草原上没有路，家乡也没有火车，能到外面看看世界，是他从小的梦想。直到1977年夏天，一群神秘来客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那年六月，草原还带着寒意。大伯骑着马驹儿和小伙伴们去山里给阿妈送饭，忽然看见天边驶来一长串汽车，轰鸣声打破了草原的寂静。越靠近，轰鸣越响，扬起的尘土也越浓，怕惊了马儿，他们只得先撤离。

远远地看到一群穿着统一服装的人，正在搭建一些奇怪的“蒙古包”，嘴里还说着让人听不懂的话。这让他们立刻绷紧了神经，认定这群人是来抢占草原的坏人，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经过几天的侦查和精心策划，他们选准了一个人员较少的地方作为进攻点。兜里装满进攻的石子，手里拿着防御的马鞭，毫不畏惧地骑马冲过去，一边扔一边用蒙古语厉声驱赶。而面对不由头的攻击和挑衅，这群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人们只是温柔地笑笑，枪声里没有半分敌意。直到看见每个人身上挎着的枪，那可比家里的猎枪高级多了，这群人自诩为“护原英雄”的小骑手们，才意识到危险，一股脑地溜走了。而那群人并没有追赶他们，依旧埋头忙着手里的工作。

第二天，大伯召集了更多的小伙伴，誓要对抗到底。赶到时，这群人正拿着铁锹挖壕沟。破坏草皮，这在牧区是深恶痛绝的。义愤填膺的少年们不断向他们扔石头、打弹弓。可能是密集进攻耽误了工期，这群人忍不住抓住了这些小孩子，随后又立马放了。

悻悻而归的小伙伴们并没有放弃，径直跑到嘎查达家告状，寻求支援。

“胡闹！真是胡闹！人家是来给咱们修铁路的恩人！他们都是铁道兵，是军人！”嘎查达很愤怒，又激动地描述着这个村子即将发生的变化：铁路一通，外面的好东西都能运进来，咱们的好东西也能运出去，你们就能走出草原，去看外面的世界了……

半是懵懂，半是疑惑。也没给他们狡辩的机会，就被嘎查达无情地哄了出来。

从那以后，趴在附近山头阴凉处偷偷看这群大人们干活，成了大伯和伙伴们每日的功课。七八月份的草原，日头最烈，没几天，军人们就明显

晒黑了，远远看去，黝黑的脊背托着晶莹的汗水，被照射得直反光。不过他们干活儿的劲头依然没变，挖壕沟、拉石头、卸石头、铺石头……昼夜不停工，从早忙到晚，好像在和时间赛跑。

好奇的草原少年们每天忙完手里的活儿，第一时间就会跑到工地旁边，看忙得热火朝天的军人们施工。吃饭时间到了，只见他们每天都吃稀稀的萝卜汤、白菜汤，干巴巴的大饼子、窝窝头。吃馒头算是改善伙食了，那时极少能见到白面，看着少年们瞪得发亮的眼睛，他们总会给每人分一个……

家乡的夏转瞬即逝。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草原的秋还伴着凛冽的狂风。风大到把军人们住的蒙古包都刮跑了。没办法安营扎寨，他们就想了挖土坑、铺塑料布睡在土坑里的办法。大伯躺在家里暖烘烘的炕上，心里忍不住惦记了一晚，这种天气在秋天的草原可是极为常见，他们该如何度过？偏偏半夜又下起了大雨，大伯一下子惊醒，他们……应该被泡在雨里了。

草原的冬天转眼间来临了，草原被厚厚的积雪掩埋，连门都推不开，本以为军人们会撤离，没想到，更多的人、更多的设备相继运过来，他们的干劲更足了！面对极其恶劣的严寒天气，他们没有丝毫退缩，依旧昼夜施工、加班加点地架起铁轨，铺起铁路。冬天是那些大设备最容易坏的时候，厚厚的手套不容易操作，军人们就摘下手套作业。只见每个人的手上，既有夏天叠加的血泡和老茧，又有冬天添的冻疮，红肿溃烂，冻透的设备还会趁着接触皮肤的机会撕下他们手上一层一层的皮，看得大伯和伙伴们心疼不已。

草原的冬天最难熬。“蒙古包”不够用了，他们就挤在四面透风的板房里。村里人看不下去，纷纷腾出自己的土房让他们住，可怕添麻烦的他们却总是早出晚归。

最难忘的是一个冬季的深夜，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家人。原来是嘎查达来借拖拉机去救人，一台拉着重要物资的车陷进了雪窝，人快冻僵了，大伯的阿爸急忙起来开上拖拉机就跟嘎查达出发了。天快亮时，才把人救回来，命是保住了，但是手脚严重冻伤。

当年，在这支筑路队伍里，很多人因为冻伤落下残疾，还有人被砸伤，被钢筋刺穿胸口，甚至还有人，永远地留在了这片草原。大伯每次讲起，总是眼圈泛红。我们听着，心口也会一刺一刺地疼。

筑路工程不断向前，修路的铁道兵们换了一批又一批，路越来越难修

了，但是他们的初心未变。穿山洞，炸隧道，有时泡在水里打地基，冻得瑟瑟发抖，他们整日风餐露宿，嚼雪解渴。为了报答乡亲们，他们抽空为嘎查修了路，安上了电灯，冬天为乡亲们送来了煤块。大伯和小伙伴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抽空去捡鸟蛋、抓泥鳅、刨地里新鲜的土豆……悄悄放在军人们的住处便飞快地跑开，小伙伴们总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更好地回馈给这些军人们。

后来，村里有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一次，大伯和伙伴们在电视里看到了一群军人正接受人们的鲜花与掌声，手捧鲜花的军人是那样的潇洒、威风！伙伴们立刻懂了，只有鲜花才真正配得上这些军人们！他们立马冲上后山坡，此时的草原正值山丹花盛开，红彤彤的，沁人心扉。他们把山丹花采下来，扎成花束，兴冲冲地跑到驻地。看到军人们依旧忙碌的身影，他们悄悄把花放在“蒙古包”门口。此后，每次去工地，他们都带上最新鲜的山丹花。这些花，被放在瓶子里，绽放在简易的桌子上，那是草原少年最真诚的敬意。

终于有一天，“英雄”们悄无声息地走了，没来得及道别，少年们很失落。当第一声汽笛从天边传来时，所有人都放下了手中的活计，向着火车的方向拼命挥手。一条绿色的长龙，喷吐着白烟，蜿蜒而来，又绵延向无尽的远方。汽笛声在草原上空回荡，久久不散。村民们望着火车，泪水滑过脸颊。嘎查长说，火车来的方向是霍林郭勒，那里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煤。

多年以后，大伯才知道，1986年12月2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那不到三十秒的新闻播报：通辽至霍林河矿区铁路通车，全长420公里。是五万余名铁道兵用八年的青春血汗甚至是生命铸就的。

通霍铁路打通了煤城与外界的隔绝，煤炭外运，满足了当时东北和蒙东部分地区工业用煤需求，加快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这条铁路也带动了沿线农牧区的发展。借着政策的东风，逐渐地，家乡有了学校、医院、集市，大伯得以求学、参军。退伍后分配工作时，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前往霍林河立业安家，续写着与这片草原、与这条铁路的缘分。

大伯说，在这片土地上，遍地是英雄。有修路英雄、有建矿英雄、有采石英雄……就像一朵朵火红的山丹花，开在漫山遍野，开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永不凋谢。

看着大伯沧桑面容上遍布的泪痕，我不禁手中一紧，若英雄们能再回到这片草原，我也要亲手送上一束最美的山丹花。

诗歌

入夜，是风浪藏于旷野（组诗）

●孔庆艳

邻居

父亲是牧民，他的邻居也是牧民。父亲放牧他的羊群，在清晨的草地上他的邻居，赶他的羊群，在日落之前太阳升起时，他们各自放羊群出围栏月亮快要升起来，他们赶各自的羊群回家

他们离得远，不说一句话天空的云朵，飘过你家到他家他们离得近，每一根草都是互相熟悉的伙伴他们的马头琴，会不约而同响起同样的调子他们的马头琴，有时沉默默默地挂在长了藓的老墙上也许夜里，他们能听见彼此的咳嗽声，也许

他们一直在原地，等月亮圆了又缺。等一条河从解冻到冰封他们的白发又多了一些，夜里雪又落了一些羊群将浩大的天空搬进草原，围栏，父亲们的老烟斗里。两处炊烟同时升起在清晨的薄雾里

苦涩的花朵

仿佛走入绝境枣核钉入眉心，那一点枣红色的痣缓解了大地的疼有裂缝的夜晚，还是要用月色填满直到他的眼里有水滴头发又白了一根困难重重，关注门的山

足够的雪

等你攒到足够的雪，北方的冬天就来了雪后，羊群在林子里走出新的长调，阳光是撒下的音符不需要一个名字，每一个牧羊人都是北风与雪花的代名词，他们是雪地上行走的火焯

足够的雪

等你攒到足够的雪，北方的冬天就来了雪后，羊群在林子里走出新的长调，阳光是撒下的音符不需要一个名字，每一个牧羊人都是北风与雪花的代名词，他们是雪地上行走的火焯

飞走了，一群鸟向林子深处飞去落叶在慌乱中，落入雪地入夜，羊群睡去，鸟鸣睡去月亮睡去，只留牧羊人守着大地与羊群守着空屋与旧窗棂足够的雪，积攒了北方的寒冷牧羊人的柴，能点燃新的鸟鸣

夜歌

一滴血流回心脏黄河入海的水，滔滔不绝于耳的声音奔入大海，更大的怀抱入夜，是波涛隐于海底的平静入夜，是风浪藏于旷野入夜，是内心的苦无处诉说入夜，是人间烟火喧嚣过后的疲倦

月亮拉长了手臂，为了截获一首诗白云躲在身后高原上的雄鹰展翅飞向下一座更高的山，那里住着大鸟高原上的汉子，粗糙的双手拉起一座山的信仰，低头还大地一声吆喝千言万语说与黄土听

多少流泪的眼睛里，流出一条大河的汹涌流回村庄的夜晚回到祖母身边，再听一遍那里的歌谣

身体长出苔藓

黑暗里的寂寞发酵了更多的寂寞它们构成了悲伤，低沉，反复循环的音符站在井口，眺望远山的落日

是身体里长出苔藓一小片是悲伤过度，失去母亲时种下的一小片是爱情毁灭，火山爆发留下的还有一小片，是永远见不到爱情是无尽等待中的绝望

夜里的雨，滴在它本就受伤的身体上清晨的鸟鸣掩盖不住痛苦的微笑

他拨弄一下琴弦，一小块苔藓落下来掉在地上，是流血的河流又一小块落下来，心脏的位置空了一部分血管里的河流，奔腾着，愤怒着，挣扎着照在伤口上，关于苔藓的记忆灰飞烟灭

春风吹 万物生

●王玉玲

那些乡村野外的植物，分明是大地派出去的密探，来探听地上的消息。它们来倾听大地上万物蓬勃，各种生命的窃窃私语，然后和乡村的万物融为一体。

像我们这种在乡村长大的孩子，都像野外长出来的草，能听懂节气的物语和天籁之音……

春风像吹笛子的乡村艺人，几天之后，就把那些具有坚硬的皮，鳞甲样貌的怪柳，吹得枝条酥软。这时候，乡间最原生态的乐器“诞生”了。返青的柳树上长出无数节“柳哨”，我们每个小孩子手里都拿着一段柳枝，用手轻轻一抖，皮肉分离，把里面的柳条抽出来，剩下的圆筒就可以做柳哨了。吹出悦耳的音，拂去孩子头头的躁，悠长或短促的乐声，在村庄里此起彼伏地响起。

这些柳哨和大地有了接头的暗语，大地不再寂寞，那些地底下的植物争先恐后地钻出来，制造一场神奇的生命之旅。

春天的风是长着翅膀的，它们还有敏锐的嗅觉，能闻到春天萌动的气息。它飞到桃树的梢头，撩拨着小桃枝，桃枝的嫩芽羞怯怯的，可它的内部有了变化，生命的暗涌在向外传递。桃枝的外皮变成酱青色，一嘟噜一嘟噜的花骨朵，拥挤拥挤地站在枝头，满含着生命的憧憬。

我和小伙伴去李二老太太家屋后摘榆钱儿时，会吹响嘴里的柳哨，李二老太太会瘪着掉牙的嘴说：这是到了春天了！我的柳哨声音非常纯净响亮，我鼓足劲吹，风就钻进了肚子里，钻进李二老太太的那盆榆钱钱疙瘩汤里。

有时，村里的妈妈可能嫌孩子们不分黑白地吹柳哨，太吵闹了。会对孩子说：吹柳哨春天就会刮风的，风三，风三，一刮就三天。果然，风像黑魔师的咒语，说刮就刮起来。风把北沙陀子的白沙子都刮到村子里，这时的风像“疯”了一样，呼啸着卷起前院的柴禾和树林里的枯叶，也卷起水井边的铁水桶，可风是拎不动铁桶的，叮叮咚咚地刮着把它推到墙角。到了晚上它也不停歇，刮得木窗棂哗啦啦响。风声呜呜，好像一百个妖魔在风里叫嚣。到了白天，风停了，阳光和暖起来，北树林子里的枯叶都被吹跑了。

这场柳哨带来狂野的风，唤醒了大地上的万物，被柳哨唤醒的婆婆丁和青草的嫩叶都长出来了。野菊花，泡泡花，蒲公英花，车前子。只要长有一个肥厚的大叶子，就能开出一串筒筒的花。那些花儿并不艳丽，拙拙朴朴的，像一个天然去雕饰的村姑一般。它们靠着柳树南坡向阳的地方，开始了一次新的生命轮回。

因为村子紧靠西拉木伦河的缘故，西南甸子地势低洼，经常存着一些水，那些喜欢水的植物就蓬勃着长起来。高过人的芦苇，蒲棒子；还有一种像针一样细细的叶子，长着一串黄米粒儿一样小花的香草，那种香是清清凉凉的，随着风若有若无地飘过来，最是惬意人心。我和小伙伴去捉捉得透明的小青蛙，在草叶子里它不动时，你是分辨不出哪个是草，哪个是青蛙的，一堆堆笔直的钻天柳在草窠子里长出来，繁茂的样子。

河边那些怪柳的枝条被阳光晒黑了，再也拧不出小柳哨了。极有韧性的柳枝向大地的方向低垂着，大地是博大和包容的，它要唤回那些长到空中的植物，回到它的怀抱里。那些一心向上的植物们无论长得多高，终是要回到大地中来。

几场风一吹，小桃树上不再是一嘟噜一嘟噜了的花骨朵了……那些熟了的桃子，一半青绿一半桃红，像抹了胭脂一样，等着生命丰盈的盛大时刻。

到了秋天，把那些有韧性的柳枝割下来编柳条筐，村里很多巧手的男人会这项手艺。长形、圆形、花型的柳条筐不是为了装饰，装菜籽、捡蘑菇、挖野菜、装咸菜疙瘩，经济实用。那一枝小柳条不再是孩子手中的玩物，它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乡村得到很好的应用。

父亲是木匠，他对所做的器物上的技术有着严格的要求，编筐和花篓要更美观些。他编的花篓，柳条均匀，大小适中。去北边的黑树林里捡木柴，去额尔齐斯的草原捡牛粪，去东边的杨树林捡柴火，都能用得上，下雨天还能放到仓房里备柴禾。

几场风悠悠地吹，把柳条从青翠吹到坚硬，以至到冬天的枯黄，也把父亲从编柳条筐的壮汉子吹到老柳树下面的泥土里，生命就是这样的一场回归过程。

院子里那棵桃树，早已因为修墙时碍事，粗的部分成为大门柱子，枝杈杈砍掉成了烧火柴。烧成灰后，又回归到泥土中。风还在不停地吹，把多少草木吹得霜了秋，多少人的头上吹得结了霜。老柳树以及它身旁的野草，又是一次新的轮回，春风吹，草木生……



春日序曲 (水彩) 白云 作

科尔沁文学

艺如乐团 题